

編號 3 號

【今年个避暑】黃秋枝原作

又到了一年一擺个避暑。佢聽著吾姆同吾爸偷偷仔講：「校門開，比鬼門開還較得人驚！」

因爭，阿姆平常時愛上班，還愛安排佢三姊妹个避暑生活，恁著頭那就怖怖！吾爸同吾姆參詳，為著居家安全就請「年休」輪等來看顧佢兜。

初下碼，大家都當享受著避暑，毋使䟽早床、毋使赴時間去學校讀書、毋使日日寫功課，毋使這毋使該个自由自在。毋過，看吾爺哀嘎變到比平常時上班還較無閒，毋輸路口該間便利商店个電子門「叮咚、叮咚」，一日二十四點鐘个無閒。

「阿姆，等一下恁愛食麼个？」「天光日愛去哪寮？」「阿爸，老弟又同老妹相搶玩具吔！」雖然講，避暑佢兜在屋下个齣數當多，毋過阿爸阿姆還係試著，佢兜係佢兩儕个「甜蜜負擔」，全力安排佢兜个假期行程同避暑學習，看重幸福親子个時間，吾个爺哀付出了當大心理負擔摻體力个挑戰。

佢座大，今年正在小學畢業。

有一日，一通電話：「帶轉來避暑啦！」隔日，阿爸阿姆就

載等佢三姊妹，轉到莊下个姐婆屋下。

姐婆个屋下歇在苗栗矮山仔腳下，屋舍个四圍係平洋洋仔、闊野野个田，田鄰堵好當在該割六月禾，割禾機行過禾行，食忒了成串成串个禾串，又呢出一袋一袋个粒粒金黃，裝袋上車了後就載去糶溼穀。獨獨輪到姐公个田頭，姐公愛留兜溼穀載轉屋面前个禾埕晒，講愛自家留來做伙食，又講分日頭晒過个穀，精出來个米，煮个飯會較香、較虬、較好食！

斷真，「六月天公無阿公，六月割禾無阿婆。」姐婆無時間，蕩耙<sup>1</sup>擎等，當當在日頭下个禾埕項，從頭接二蕩去蕩轉，看起來盡生趣又辛苦。該畫面隨分佢想著：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誰知盤中飧<sup>2</sup>，粒粒皆辛苦。」該係眼前目珠頭看得著个真情實景同感受。

老古人言「一粒米，百粒汗。」佢想，在恁享受著恁多人付出心神摻體力个同時，除忒愛感恩現下个幸福生活，乜愛儆惜各種食物摻物品，毋好耗爽浪費，並試試啊愛曉得付出自家个關心同煞猛，分身邊个人更加幸福同圓滿正著。

<sup>1</sup> 蕩耙：音 tong pa<sup>ˇ</sup>；農具，丁字耙。

<sup>2</sup> 飧：音 sun<sup>ˊ</sup>；煮熟的飯菜。

編號 5 號

【一頭大番樣樹】詹陽期原作

吾老屋跡有一甲个山仔，種湴各式各樣个果子，柑仔同檸檬係種來賣个，另外還有幾頭大梨仔、牛眼仔、荔枝、梅仔、杧仔、山楂、弓蕉這兜係種好搞个。

老屋起在半山排，係一條龍樣式个建築，在中央係廳下。屋面前有一條狹狹个山路，對山下彎彎幹幹開往上。路坎脣生有一頭當高大个土番樣樹，差毋多有兩個大人合圍恁大頭，三、四棧樓恁高。聽阿爸講該頭樹仔自佢後生時就有乜，到今怕有四、五十年乜！

還細時節，見擺看著番樣樹開花打子，想著過無幾久就做得食著該酸酸甜甜又香醃个土番樣，就開始口涎水溶溶跌。佢兜三、四個叔伯兄弟盲等佢熟，就擎等竹篙同打到當高个番樣敲下來，一儕人敲、其他个人在路項拿網仔接。跌下來个總係比手巴掌較細粒又硬仔个青番樣。同番樣皮刨忒，番樣肉削薄薄仔搵豆油食，該味緒正經湛斗。世大人長透笑佢兜講：「正經係老鴉仔無隔夜卵，愁食毋掣，盲得時就敲敲下來，等到佢熟，驚怕伸無幾多粒哩！」

等到大熱个時節，歸樹身仔淦淦青轉黃个土番樣，在青天白雲个背景下，連同彎彎幹幹个山路，對山下遠遠看過去，就像一幅油畫，靚到耐毋得。毋過，細人仔枵豺，管佢靚毋靚，先落嘴正講。

敲番樣係有孔竅个，細強仔力頭毋罅，輕又硬程个細竹篙盡好使，過乜還愛注意會有難毛蟲跌下來。還愛記得敲較幼个樹極，做毋得拓著番樣。下背个人手腳溜掠愛在番樣跌落地泥前用網仔接等。

既經熟乜个番樣蒂頭會流出白白膏膏个乳，同皮剝啊忒，果汁跔等就滓出來。遽遽歸粒仔送入嘴肚，用牙齒連同果肉剮<sup>1</sup>下來，清香酸甜个果汁黏時流入喉嚨頭，就像在熱燻燻个天時跳入河壩搞水，透心涼。這就係頭擺盡好、盡高級个零嗒，佢兜人條仔一擺愛呷忒五、六粒正會過願。

毋過，十過年前，為著愛分貨車做得入山載貨，該條山路愛擲直拓寬。該頭番樣樹閃毋過，故所愛倒忒，該央時歸屋下人當毋盼得。今這下見擺對該條山路行過，總會想起：「頭擺這跡位仔，有一頭當高大个番樣樹，樹下還有幾下個細強仔嘻嘻哈哈拈蛇打蜈蚣个身影。」

<sup>1</sup> 剮：音 gua`；刮，削割。

編號 6 號

【水粄仔】李文煥原作

朋友對臺南帶來當有名个「麻豆碗粄」，食个時節愛淋合好个甜辣醬，咬落去逐口都有肉末仔同鹹卵黃，食起來異有在地風味。毋過，恁心肚个最愛，還係恁客家个傳統美食——水粄仔。該單純又虬个口感，分恁發夢都會尋味。該係恁童年个味緒，乜係家鄉个味緒，碗肚承等个毋單淨係水粄仔，還係時光个影跡。

風定定仔吹過熟事个巷仔，水粄仔微微个香氣，就像時光个送信人，輕輕仔推醒牽覺个回憶。三十零年前，苗栗市个朝晨總會分一聲聲「水粄仔哦！水粄仔哦！」个聲喊醒。該係賣水粄仔个阿姨嬌嬌个聲音，佢逐日會戴等笠嫲蒙等面帕，揸等兩籬淦淦个水粄仔，行過莊頭巷尾滿哪仔去賣。佢單淨賣兩種口味个水粄仔，一種係鹹个白水粄仔，面頂鋪等切幼幼个快菜、蘿蔔乾同豆腐乾。另外一種係甜个水粄仔，該係攤赤砂糖去做个，面頂麼个就無放，毋過該甜甜个味緒，顛倒係恁盡好食个口味。

其實，水粄仔毋管係鹹个抑係甜个，一旦都係恁盡好个米食。做麼个恁會對水粄仔恁合意呢？可能係胎教造成个，識聽阿姆講佢大肚屎擲个時節，發子到當嚴重，食麼个就翻麼个，翻

到連黃膽水都設出來。阿爸為著阿姆病子食毋落，一日一日瘦肉下去，愁慮到睬睬踏踏，毋知愛仰結煞正好。好得有一日，水粄仔阿姨堵好揸擔經過喊：「水粄仔哦！好食个水粄仔哦！」阿爸心想：「甘願過錯，毋願錯過。水粄仔雖然無麼个，但係有食總比無食好。」煞煞就去買咧兩碗水粄仔，賭造化看阿姆食得落無？

麼个山珍海味都食毋落个阿姆，竟然看著水粄仔就口涎水落落跌，兩下半就呷到淨淨，全全無發子个現象。該日開始，阿姆就逐日等等水粄仔阿姨，揸來正蒸好萋萋个水粄仔，一直食到膠恁降出來為止，故所頭擺恁還分人笑係「水粄仔子」。

水粄仔，毋單淨係一種食物，佢還係一段情感个載體。見擺恁食一口水粄仔，就像係穿越時空，轉到該無愁慮个年代，轉到該阿姨个擔簪，轉到該溫情个屋下。在這個緊板个生活裡肚，水粄仔係恁心靈个安慰，係恁記憶中永遠个甜。